

商三官



商 三 官

原著：蒲 松 龄
改编：刘 见
绘画：吴 大 成
扫描：小 葵
脚本：菱 纱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商 三 官



内容介绍

故事描写诸葛城地主豪绅方雪斋仗势打死正直的商士禹，并行贿于官，逍遥法外。商家之女三官为报杀父之仇，只身出走，学戏献艺。时值年关，方雪斋为庆贺新岁，正月十五请来了三官所在的戏班唱戏。三官主演《活捉王魁》，甚得方雪斋赏识，便叫来三官身边侍候。三官趁机杀死方雪斋，报了杀父冤仇。



从前，诸葛城有一位老先生，名叫商士禹，是县学的教官，他学识渊博，文章诗赋极有名气，但为人耿直，不善逢迎，一直不为上司重视。



商士禹有二子一女。大儿商臣在家务农；二儿商礼，读书尚未进学，都是诚实本分的青年。女儿三官，年方十七岁，聪明能干，一切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。



三官已许配人家，最近婿家要求完婚，订下了出阁日期。三官做完家务，闲下来就和母亲做自己的嫁衣。



诸葛城里有一家豪绅，姓方名雪斋，是个退职的大京官。此人早年依附奸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，做了不少坏事。



严氏父子失势后，方雪斋回到家乡，仍是鱼肉人民，作威作福。



方雪斋癖好戏剧，凡来诸葛城的戏班子，都要在他家演一场。每逢演出，他便邀请全县的名士学者，作陪捧场，以示风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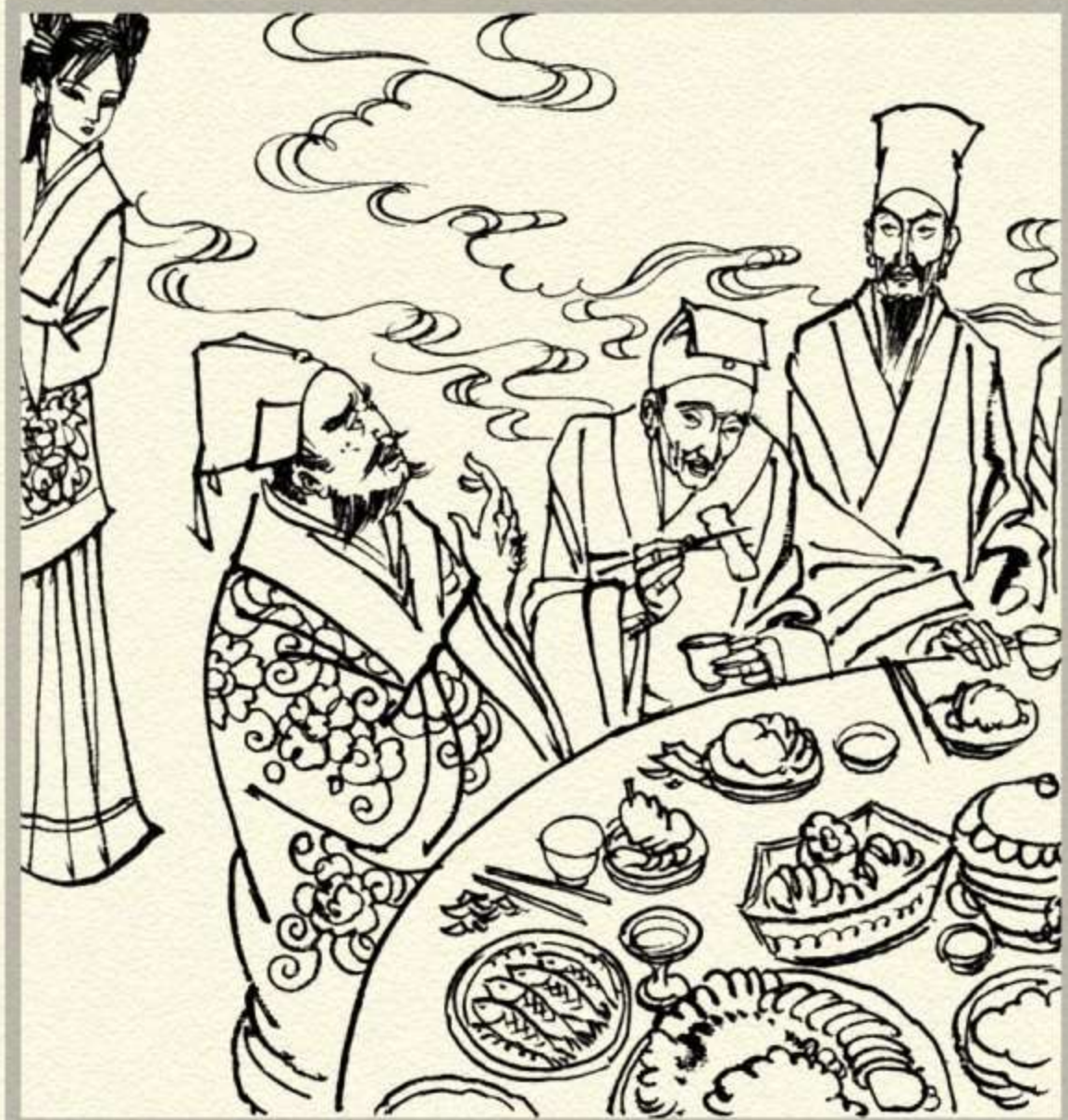
商士禹很看不起方雪斋，几次邀请都拒绝了。为此，方雪斋很恼恨他。



冤家路窄，有一次俩人在一家宴会上相遇了。方雪斋问商士禹为什么拒绝他的邀请。



商士禹冷冷答道：「我一世清白，不愿人们背地说我半句闲话。」方雪斋追问道：「难道我是狼？是虎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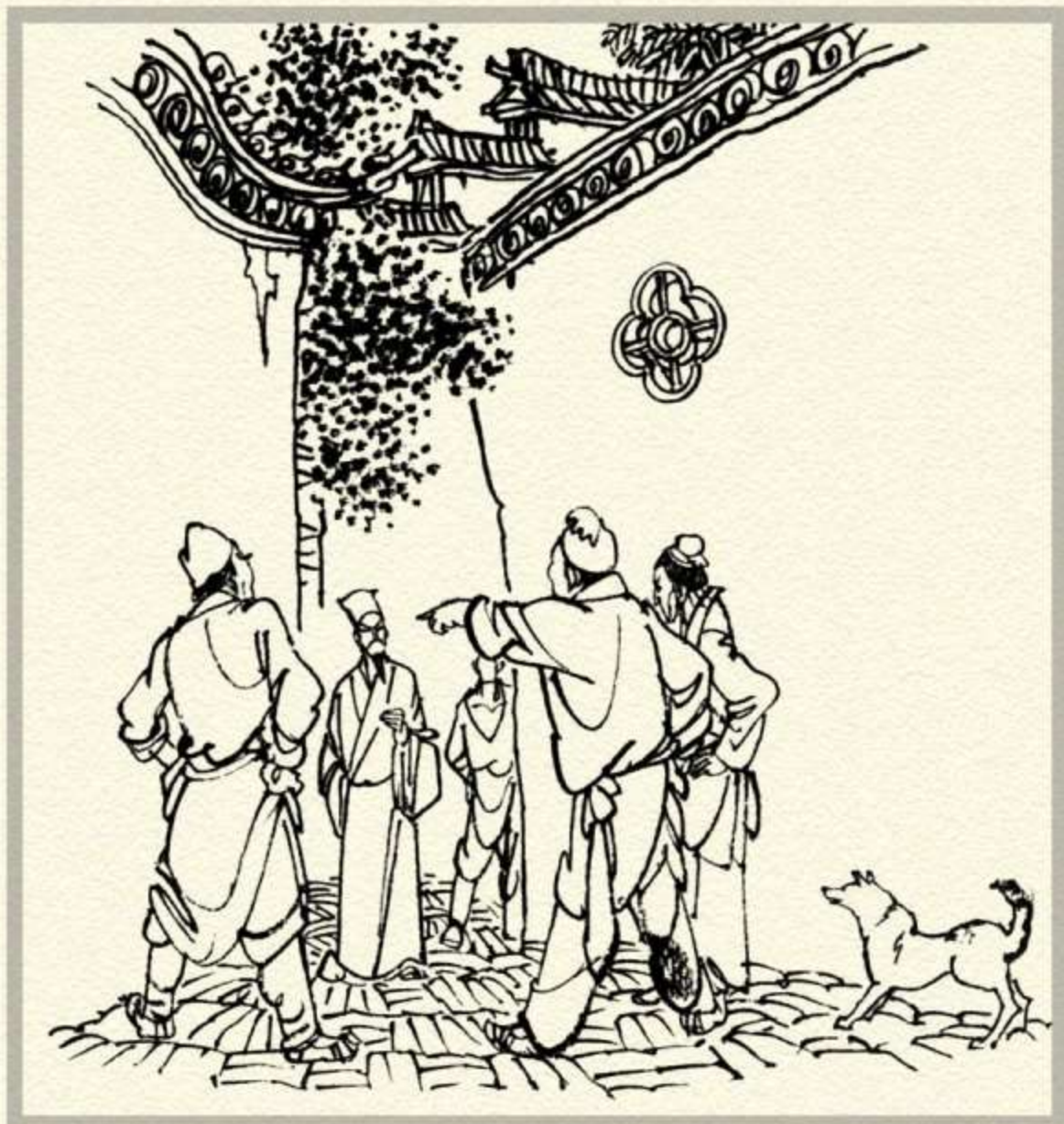
商士肅一时捺不住性子，说道：「虎是严世蕃，你么，不过为虎作伥而已！」说罢，哈哈大笑。方雪斋恼羞成怒，过来就要动手。商士肅也不示弱。



宴会主人和来宾怎能见他们厮打，纷纷来劝解。
方雪斋气得再也坐不住了，拂袖而去。



宴会散时，天已昏黑，商士肅路经一条小巷，不防闪出几个人来，商士肅被掀翻在地，暴徒们拳打脚踢，没一刻工夫，他便昏厥过去。



路人发现商士禹，就跑去向商家报信。商臣、商礼慌忙摘了门板，把父亲抬回家来。



商士禹苏醒过来，自知伤势严重，命在旦夕，就断断续续说了出事的经过，最后说道：「孩子们，要给我报仇啊！」当天夜里就死去了。



商臣性子粗鲁，见父亲死得凄惨，就要找方雪斋去拼命。三官急忙拦住他，劝道：「他家豪奴恶仆这么多，会有你的便宜吗？」哥仨又商量了一会儿，决定一早去告状。



天亮以后，商臣弟兄二人去县衙击鼓鸣冤，状告方雪斋唆使暴徒打死老父。县里收下诉状，叫他二人先回家听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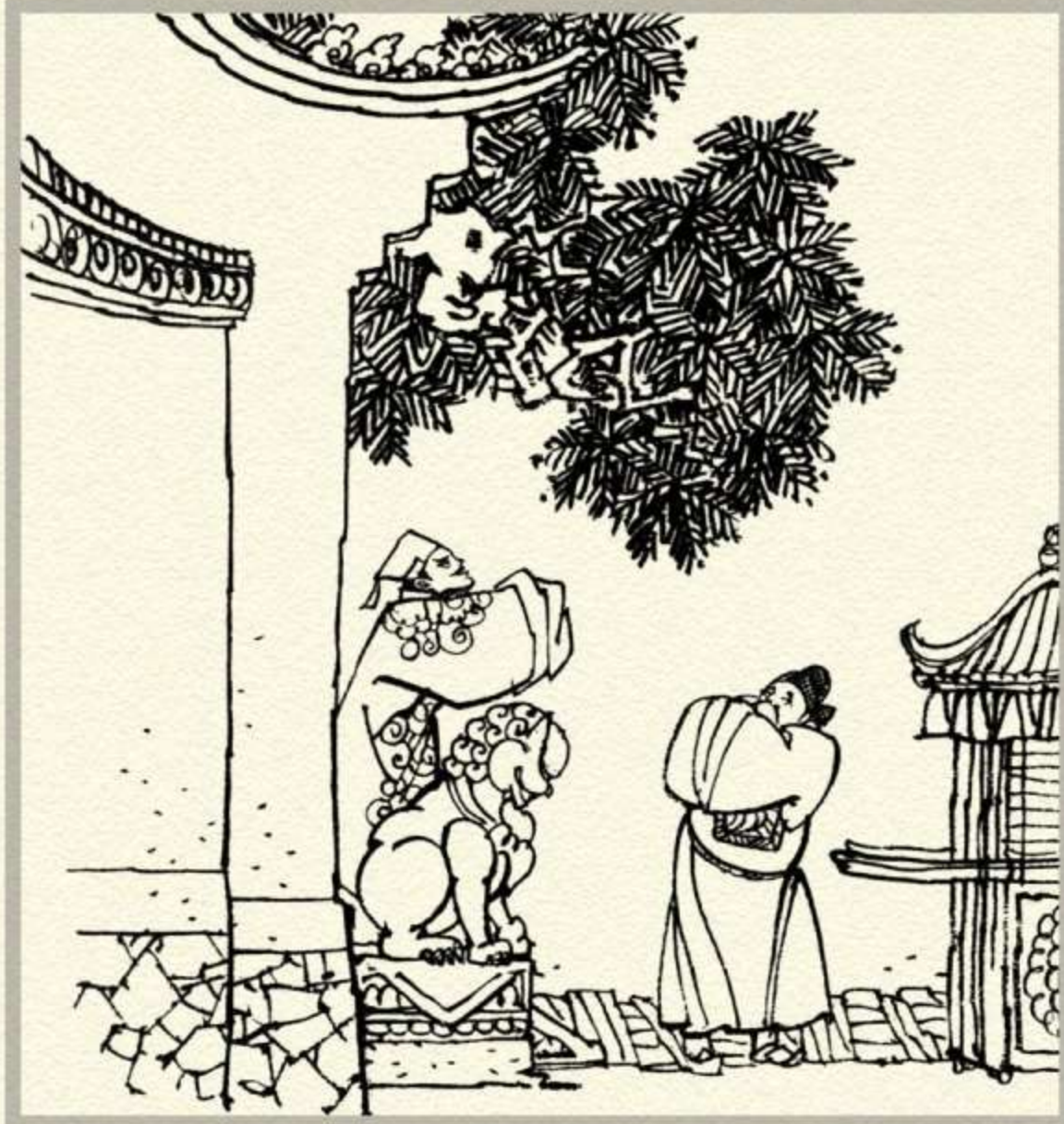
知县陈大人见状告方雪斋，很觉此事棘手，想了想，就叫皂隶备轿，去拜望方雪斋。



二人寒暄坐定，陈知县说了事情原委。方雪斋一口否认，反诬商家捕风捉影，栽赃害人，要求惩办商臣、商礼。



陈知县心中明白，只得说：「老前辈不必急躁，学生自会据实审理的。」说罢，起身告辞，方雪斋殷勤送至门外，陈知县拱手上轿而去。



陈知县回衙，尚未坐定，皂隶上来报方府管家求见。陈知县心有所悟，急请书房相见。



方府管家先说了几句闲话，见书房无有旁人，这才捧出一了个包裹，打开看是五百两纹银。管家说：「家主不便回拜，商家诬告之案，还望陈大人秉公处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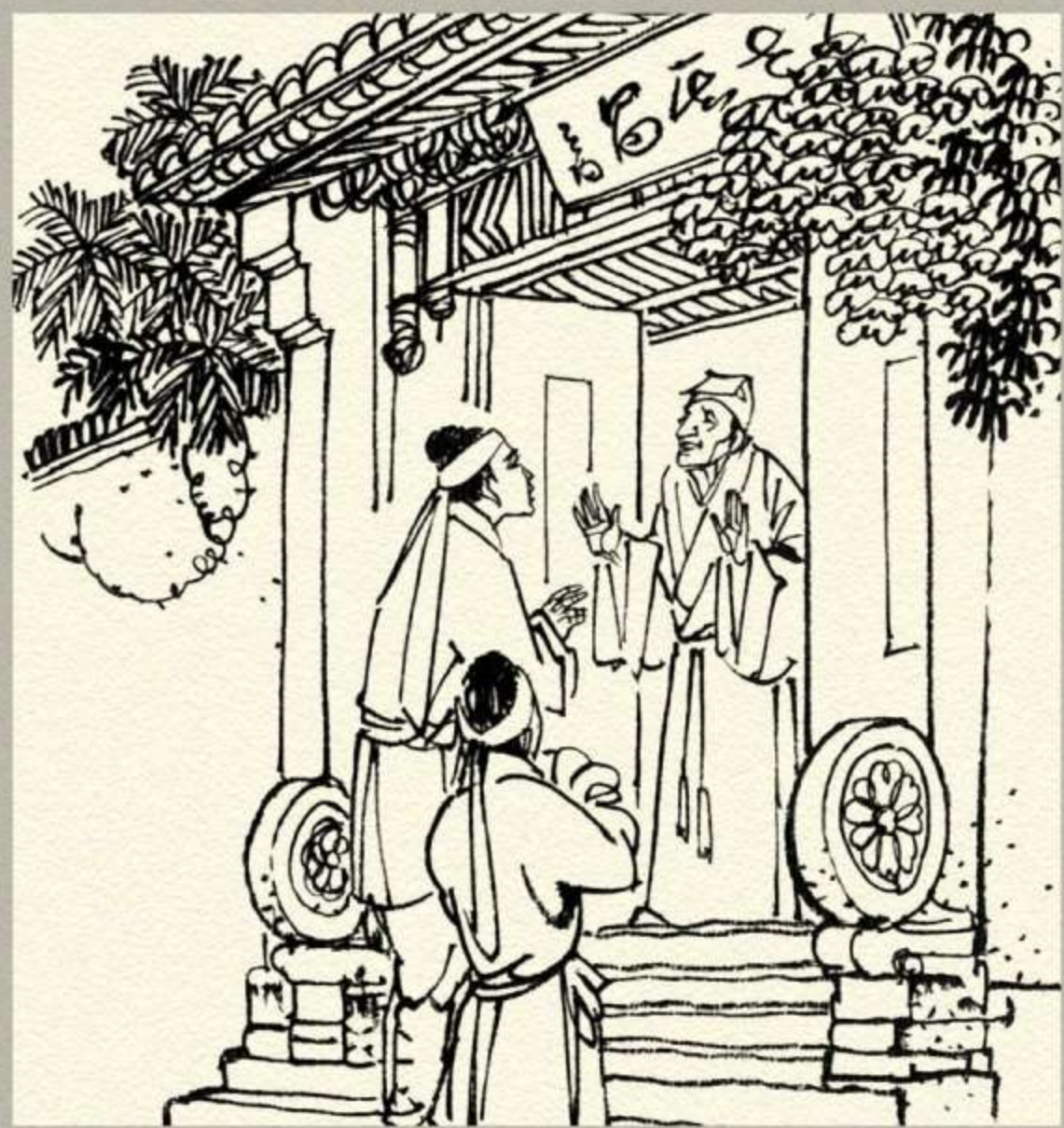
商家兄弟在家候了几日，不见县里来传，就又上县催问了两次，约过了一个多月，才传他弟兄上堂。



陈知县见了商家弟兄，抚慰了一番。说：「本县与你父几年共事，知他为人正直，不幸去世，我也很悲痛。至今死无对证，你弟兄最好找出证人，本县也好据实判处。」



商家弟兄信以为真，便去各处访求目击者。谁知方府早买通了人，哪个会作这等倒霉的见证，都说本人不在当场，出事原因一概不知。



这样拖了半年光景，县里才作出裁定：商士禹被害有因，凶手逃匿，俟缉捕归案再作具结。商氏告状，纯系捕风捉影，姑念商臣等痛亲情切，宽贷不究，责令撤回诉状。



商家兄弟不服，几次去县衙叫冤，惹恼陈知县，当堂怒责道：「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无端诬陷好人，要知法有反坐呀！」抛下诉状，喝令皂隶将他弟兄赶下堂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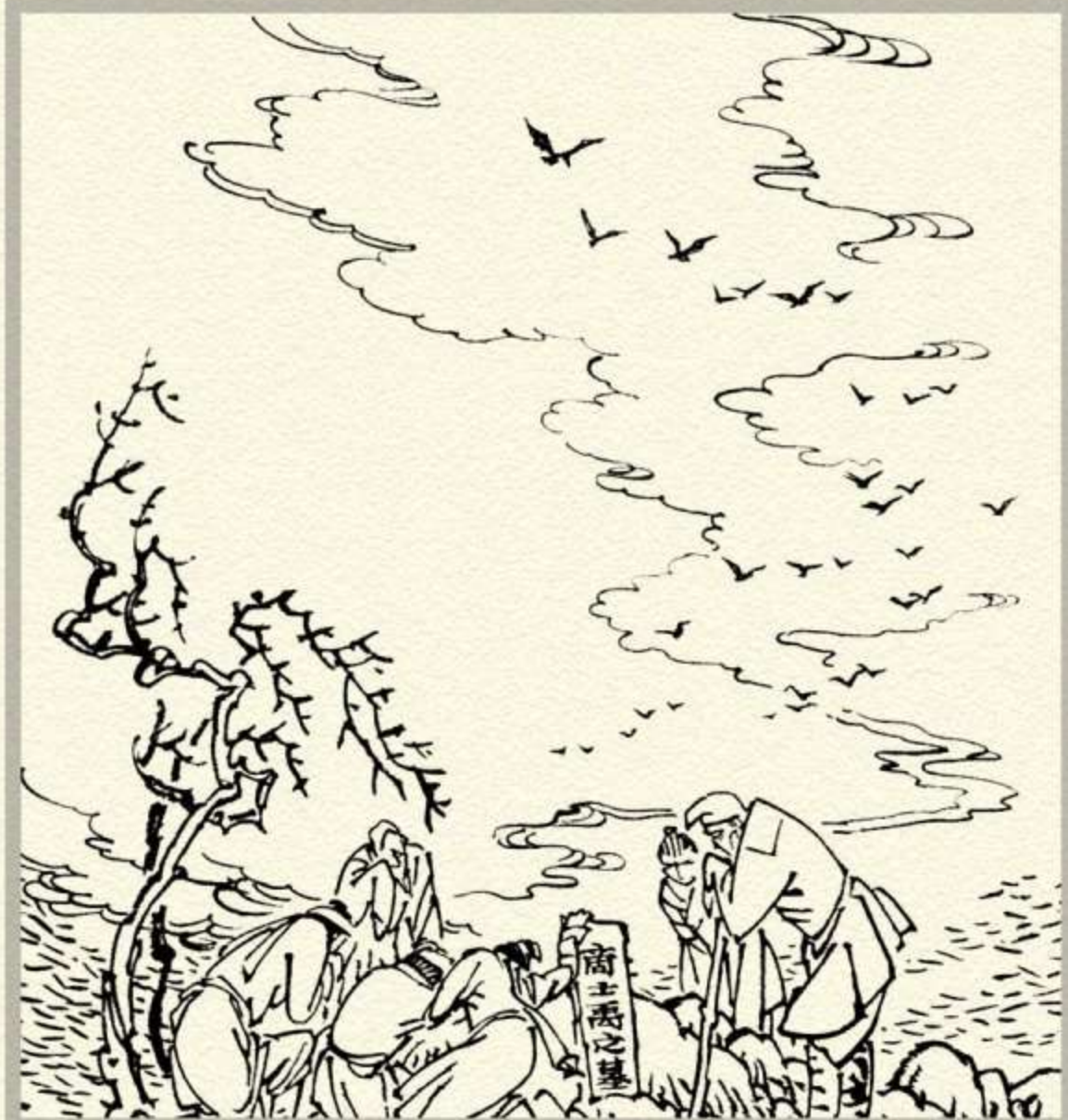
商家弟兄上告监司，经几次审问，又拖了半年光景才批示下来：诉状驳回，维持诸城县原判。冤不得申，全家悲愤欲绝。



商臣想去京城告状，商量暂时不葬父亲棺柩。三官说：「哥哥，你们还看不出，上天能单给你生一个包公老爷吗？我看还是先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吧！」



商臣、商礼都觉三官说的话有理，就找了个日子，草草埋葬了父亲。



原订三官出阁日期，因父亲的死已经耽搁下来。事隔一年，如今婿家又请出媒人来再订迎娶日期。母亲拿不定主意，就跟三官商量。



三官很生气，便对媒人说：「我父含冤死去，至今不明不白，哪能不痛心，他家就好意思提这事？烦你捎话，大仇不报，我是不过门的。」说得媒人搭讪着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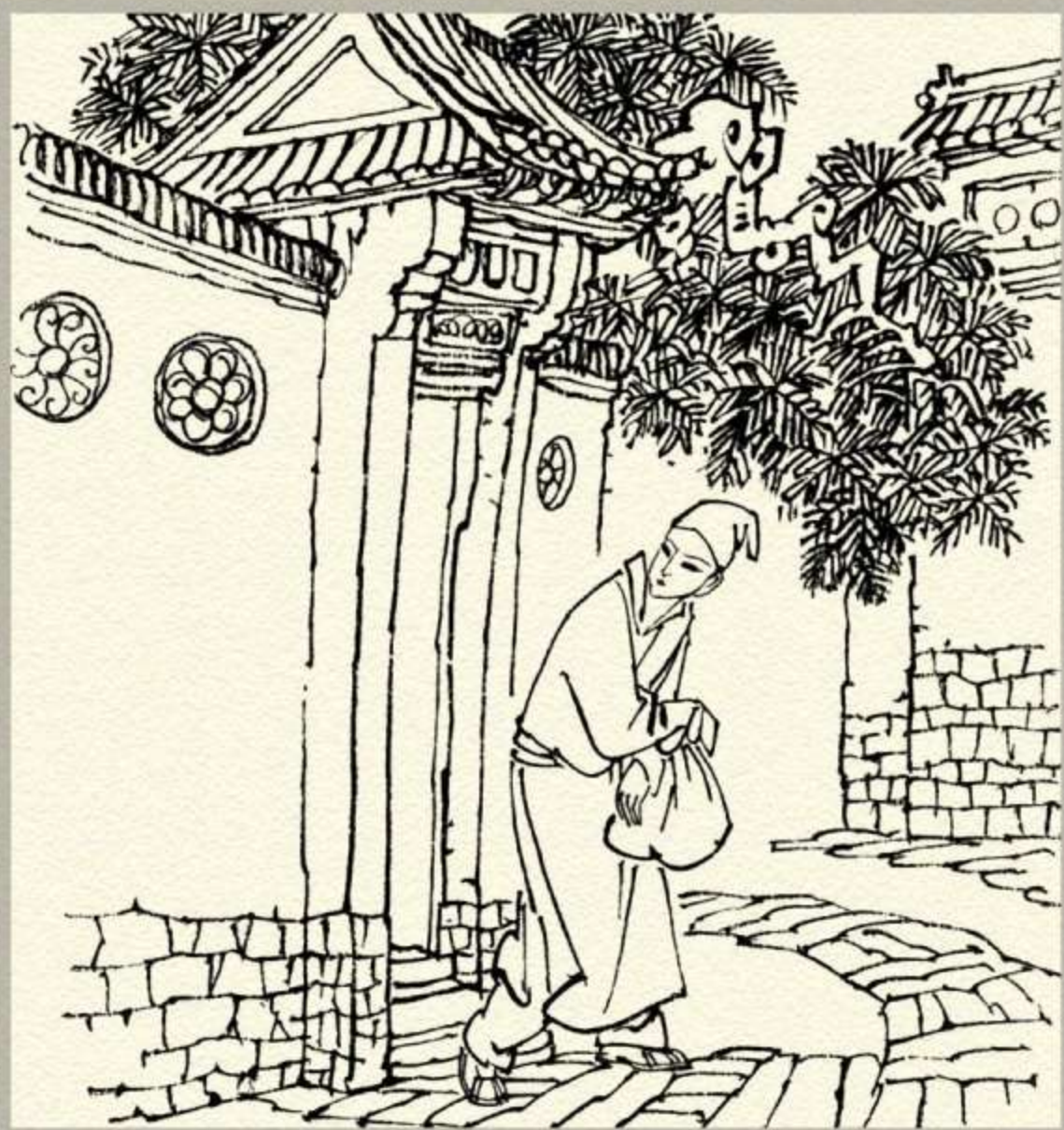
媒人走后，三官伤心痛哭，恨自己是个女儿家，不能替父报仇，哭得死去活来，邻舍也跟着惨然落泪，母亲怕她寻短见，就黑天白日地守着她。



三官哭着猛然想起花木兰的故事：我何不改扮男装替父报仇？就暗自盘算办法。母亲见她不再哭泣，有了笑模样，也就渐渐放下心了。



三官背着母亲，拣出几件哥哥们的旧衣裳，在一天夜里，扮成男人，带了些零钱，偷偷离家出走了。



清早，母亲不见了三官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急唤商臣、商礼四处寻找。一连几个月，毫无消息。母亲以为三官寻了短见，就天天哭泣。



三官那夜离家，径直走出百多里路，在一个镇市上买了一把匕首，藏在身边。白日里装作痴呆人各处讨吃，夜晚就宿在村边草垛或破庙里。



三官每日忍饥挨饿，风餐露宿，没有多久，形容就瘦削枯槁，成了一个肮脏的乞儿了。于是，她一路打听，回到诸城县来。



三官经常在方府附近行乞，为的是探明方雪斋的
 出入动静。她发现方雪斋每次出门，往来必经兴隆桥。



因为桥身狭窄，三官便想出一个复仇的计划，预先埋伏桥上，待方雪斋桥过，突然刺杀。这日她得知方雪斋外出，便预先守在桥上，直等到日偏西方才见方雪斋乘轿回来。



轿子刚到桥口，傍桥的恶仆发现桥上有乞丐，就奔上来驱赶。三官哪里肯走，早被恶仆拖下桥来。



恶仆一放手，三官仍急急往桥上奔。恶仆们火了，再次拖住她，揪在地上，一顿狠打。



三官身体已是虚弱得很，哪里经得这样暴打，倒在地，口角淌血，鼻青脸肿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围看的人，无不叹息。



内中有位老货郎，看见三官这样子，实是可怜，就央告大家：「哪位帮帮忙，把孩子扶到我家去，不然他这命会糟践了！」



老货郎问三官愿不愿去，三官无奈，只得点点头，就这样，几个路人搀扶着，送三官到老货郎家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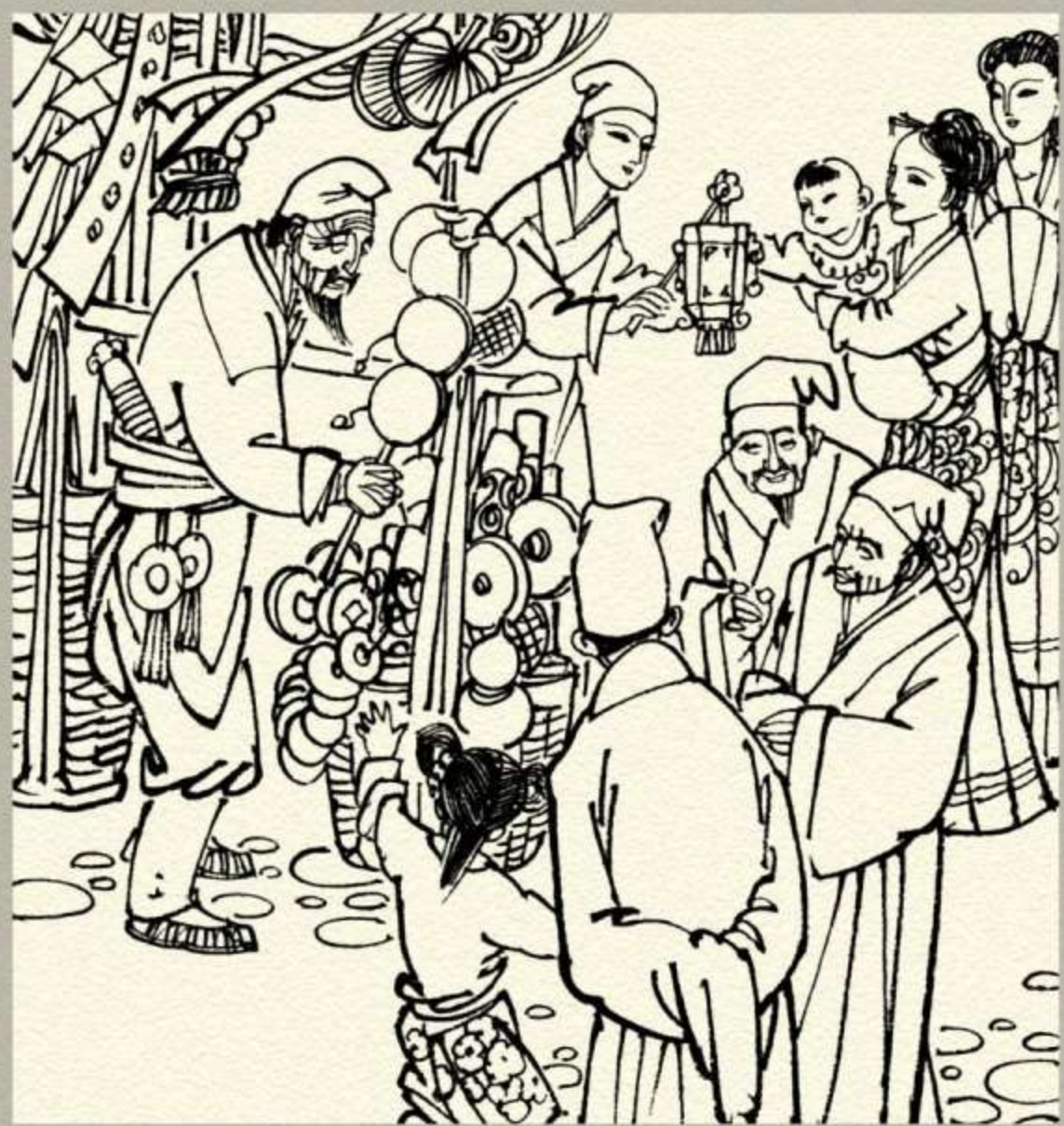
老货郎姓张，孤身一人，每日上街卖货，和气厚道，很有人缘，生意也不错。自此，三官就认老货郎为义父，住在他家里将养身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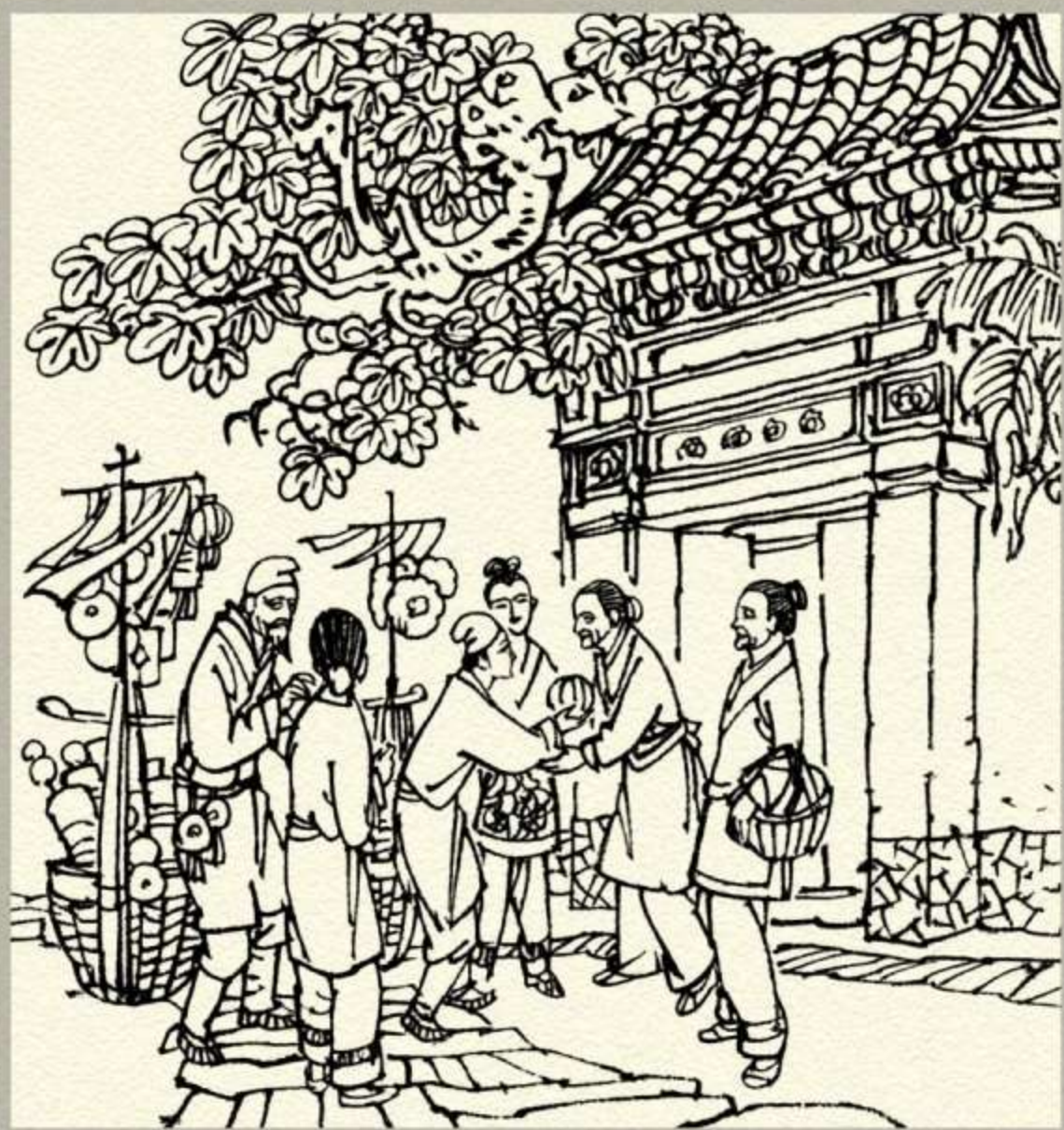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个多月调养，三官身体逐渐复原，就帮着老货郎做生意。三官挑不动担子，但她非挑不可，老货郎只得依她。



三官挑担子，老货郎摇鼓招徕，爷俩走街串巷，人们还真以为他们是父子呢。三官又会记账，老货郎更是欢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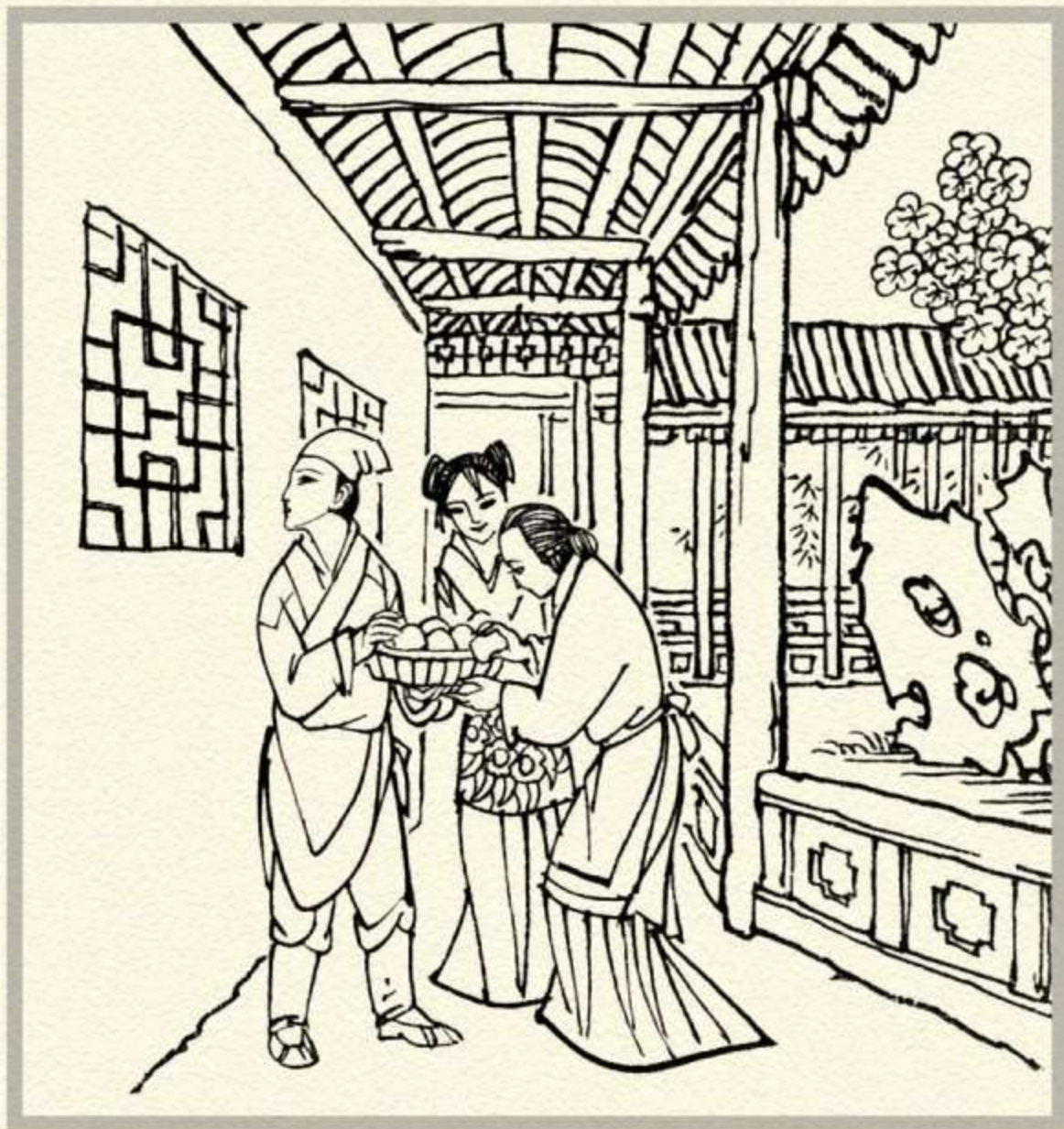
货郎担子每到方府后门，方府内宅的老妈、丫头总有几个出来买东西的，日子一长就都熟悉了。内宅有位郭妈，见小货郎一表人才，说话和蔼可亲，喜欢得要认干儿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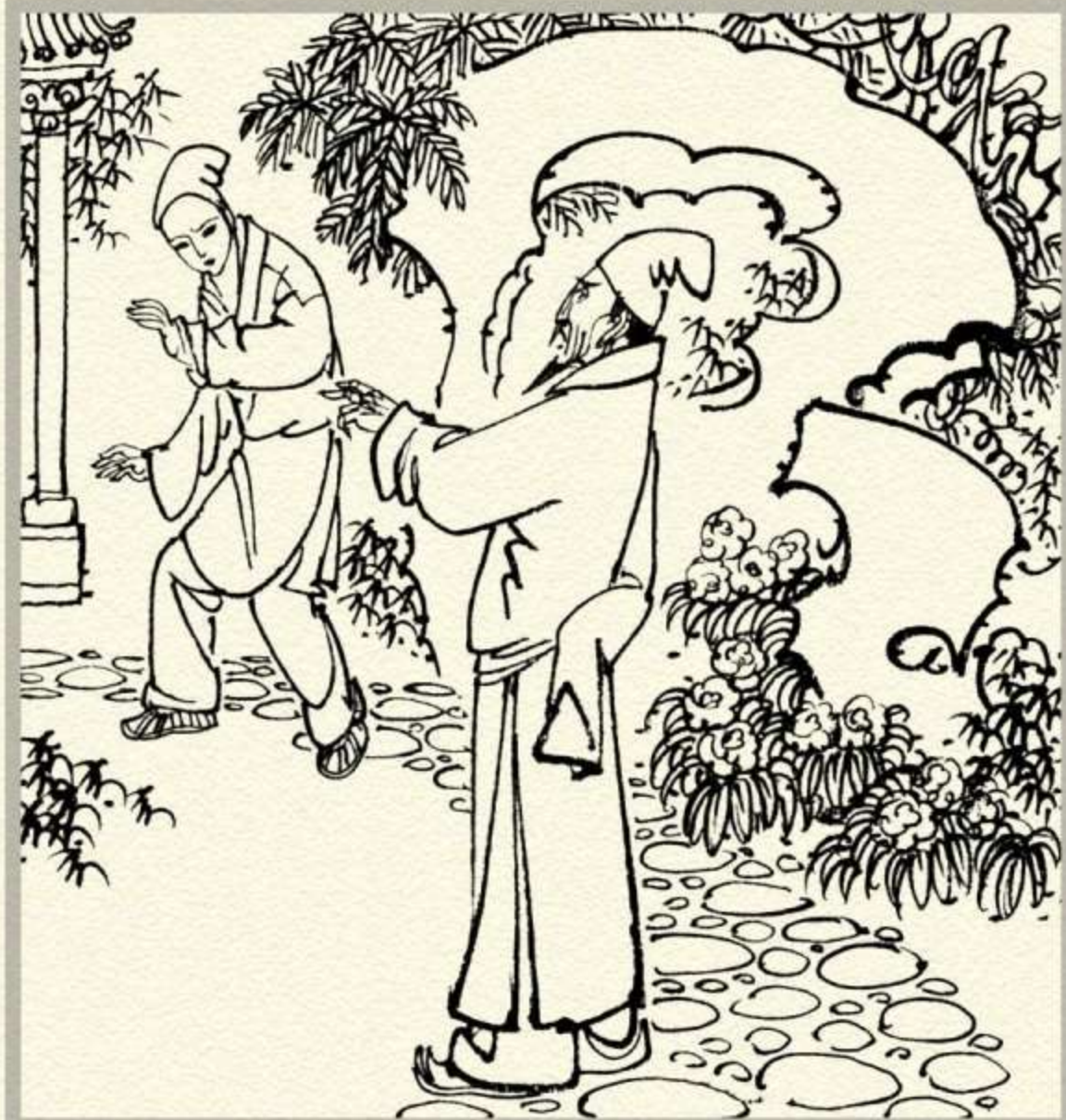
三官早就留心入方府的路径，伺机潜入行刺，所以郭妈一提，正合三官心意。老货郎为了多做生意，广结人缘，也很赞成。于是小货郎又成了方府郭妈的干儿子了。



三官借着看望干妈为名，常由后门出入方府。一些老妈、丫头都知他是郭妈的干儿也不见外，因此三官得以探知方雪斋的住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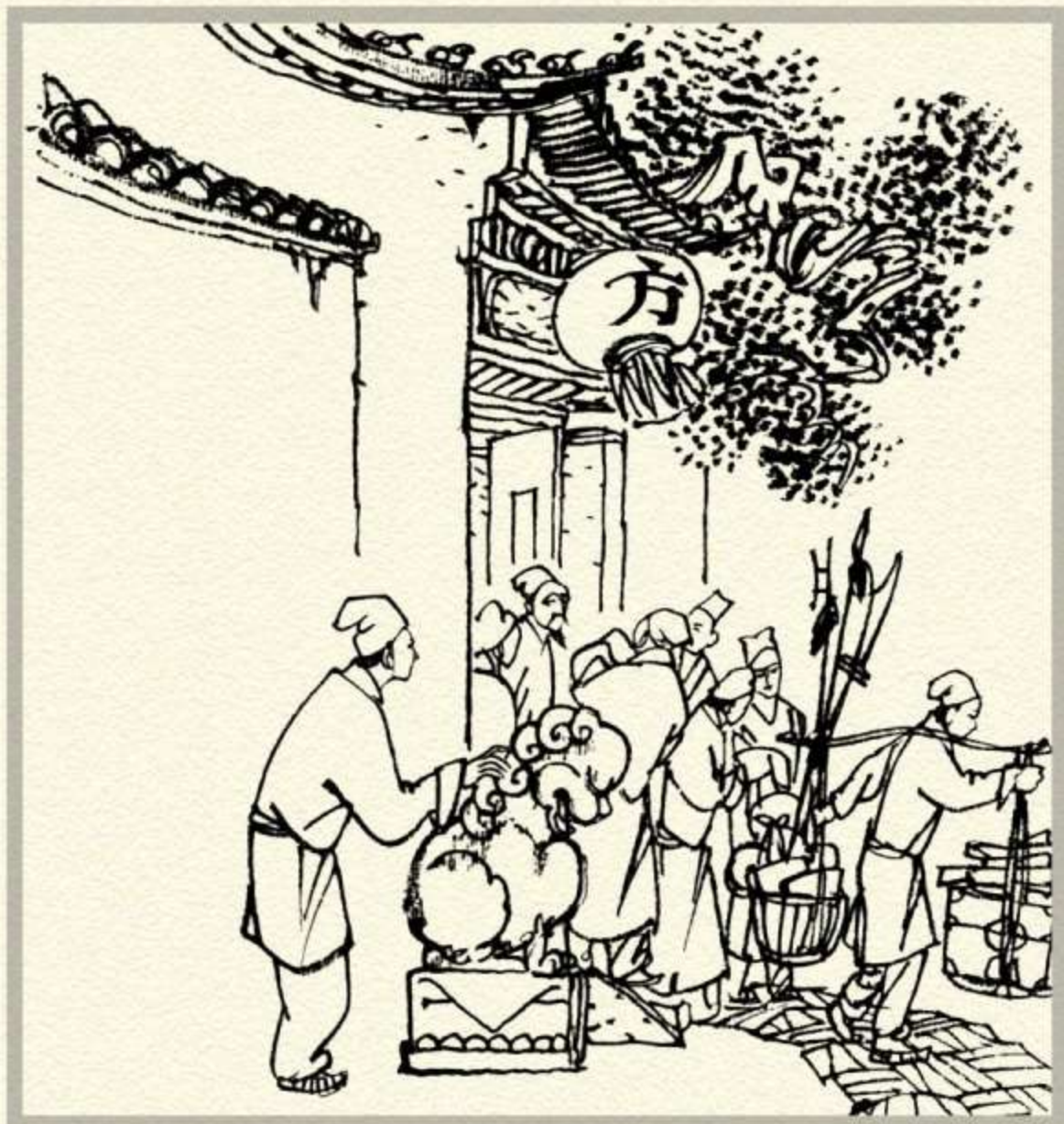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三官刚进了后门，就被管家撞见，当作小偷捆绑起来毒打一顿，还要送去官府惩办。



多亏众人求情，郭妈又拿出自己积蓄的几两银子送给管家，才放了三官。管家还要郭妈保证，以后再不许干儿子进府。



从此不能再入方府，三官很觉懊丧，只好另想办法。后来见方府常有戏班出入，知方雪斋喜好戏剧，心想：「如果学会演戏，接近方雪斋的机会不就多了么？」



主意已定，她把去学戏的意思对老货郎说了。老货郎苦苦相劝，但见她志已定，只好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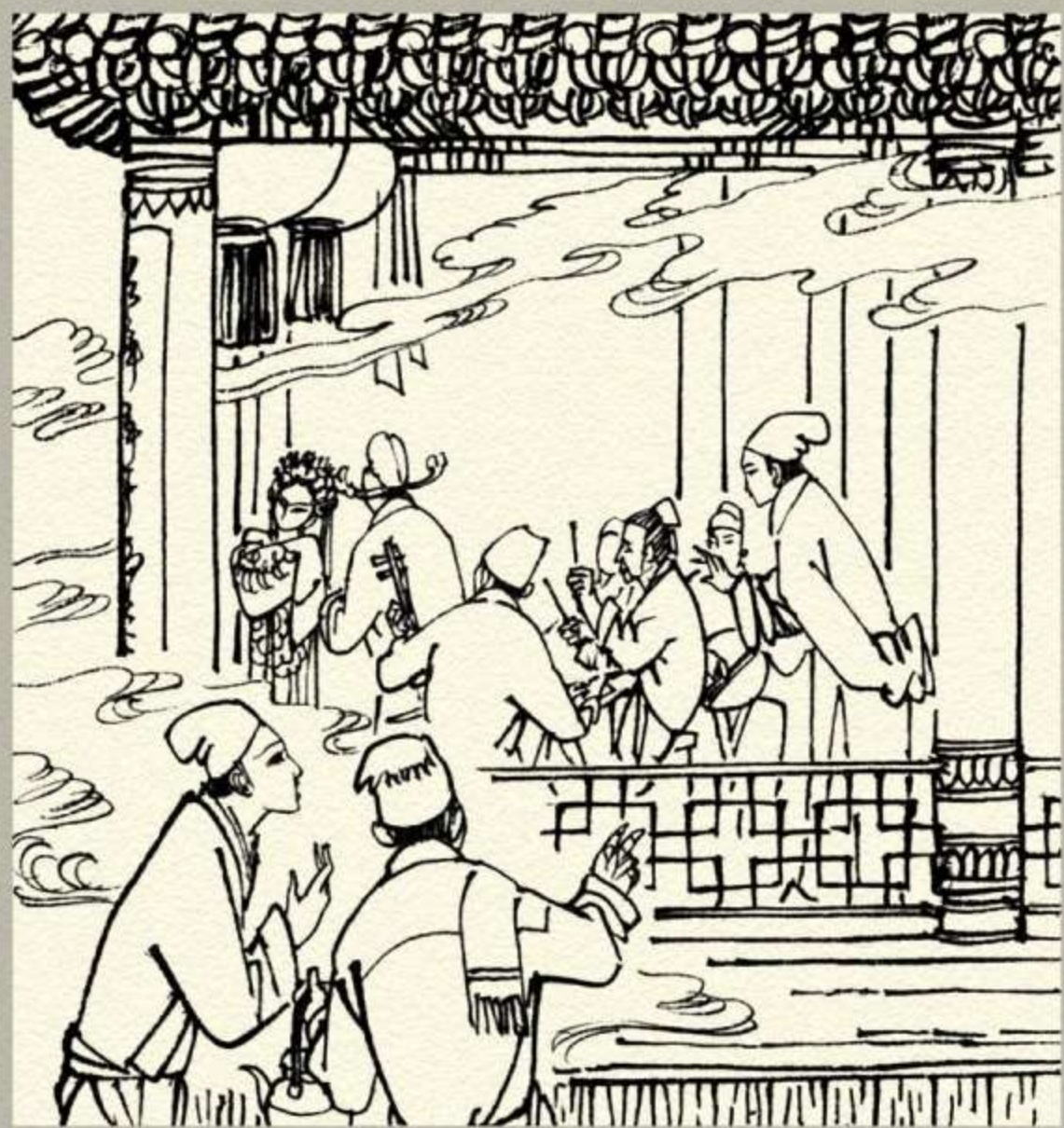
临别时，老货郎拿出几吊钱：「学戏如同坐大狱，你受得了就去吧，这钱带上，短不了有用场啊！」说着滚下热泪。为了报父仇，三官忍痛含泪拜别了这位好老人。



三官来到青州，得知魁德班是全郡最好的戏班，正在府前街翠华茶楼演出，便奔茶楼来，向人们打听班主是何人。



魁德班的班主名叫孙淳，正在台上监场，忙得很。三官见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就又打听孙淳下处的地址。



当天戏散，孙淳回下处，刚走进门，见一个青年，提着礼物，迎着他就跪下了。自称姓李名玉，从小死了父母，一心想学戏，愿立无事字据，恳求收他做徒弟。



孙淳见他身材窈窕，面貌清秀，很是爱惜，就有心收下，可一转想，又觉不妥，此人来历不明，万一有个差错，这官司可打不起，于是就婉言谢绝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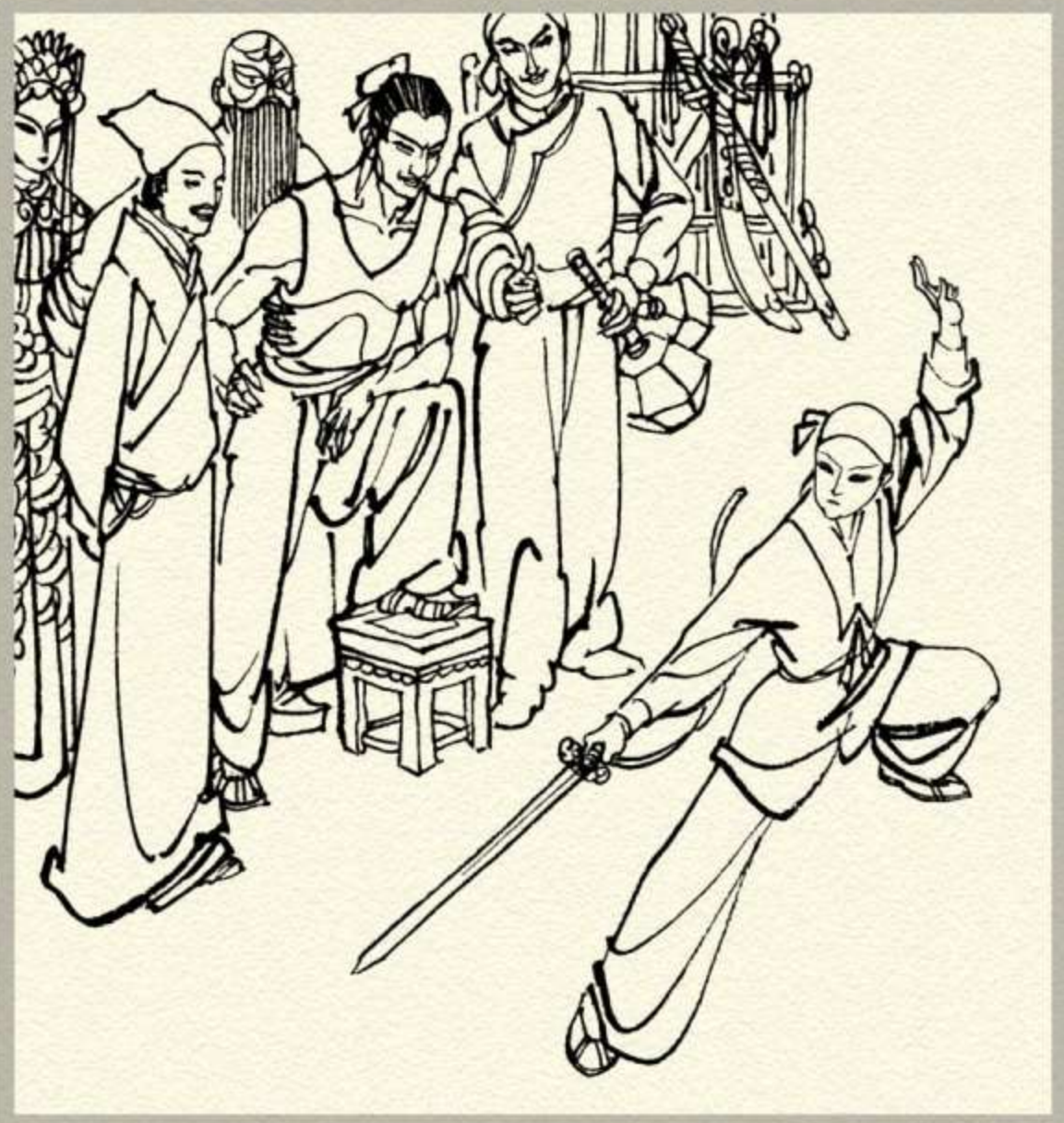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这李玉却伤心地哭起来，越哭越悲痛，以至于放声号啕了。孙淳左劝右劝也劝不止，连自己也难过起来，最后，还是答应收他做了徒弟。



孙淳带李玉到戏班，只说是自己的外甥投奔来学戏。这样说，别人自然无话。



李玉年岁虽大些，但练功非常刻苦，尤其是武功，练刀练剑，练起来特别带劲。连武功教师都佩服他的勤奋精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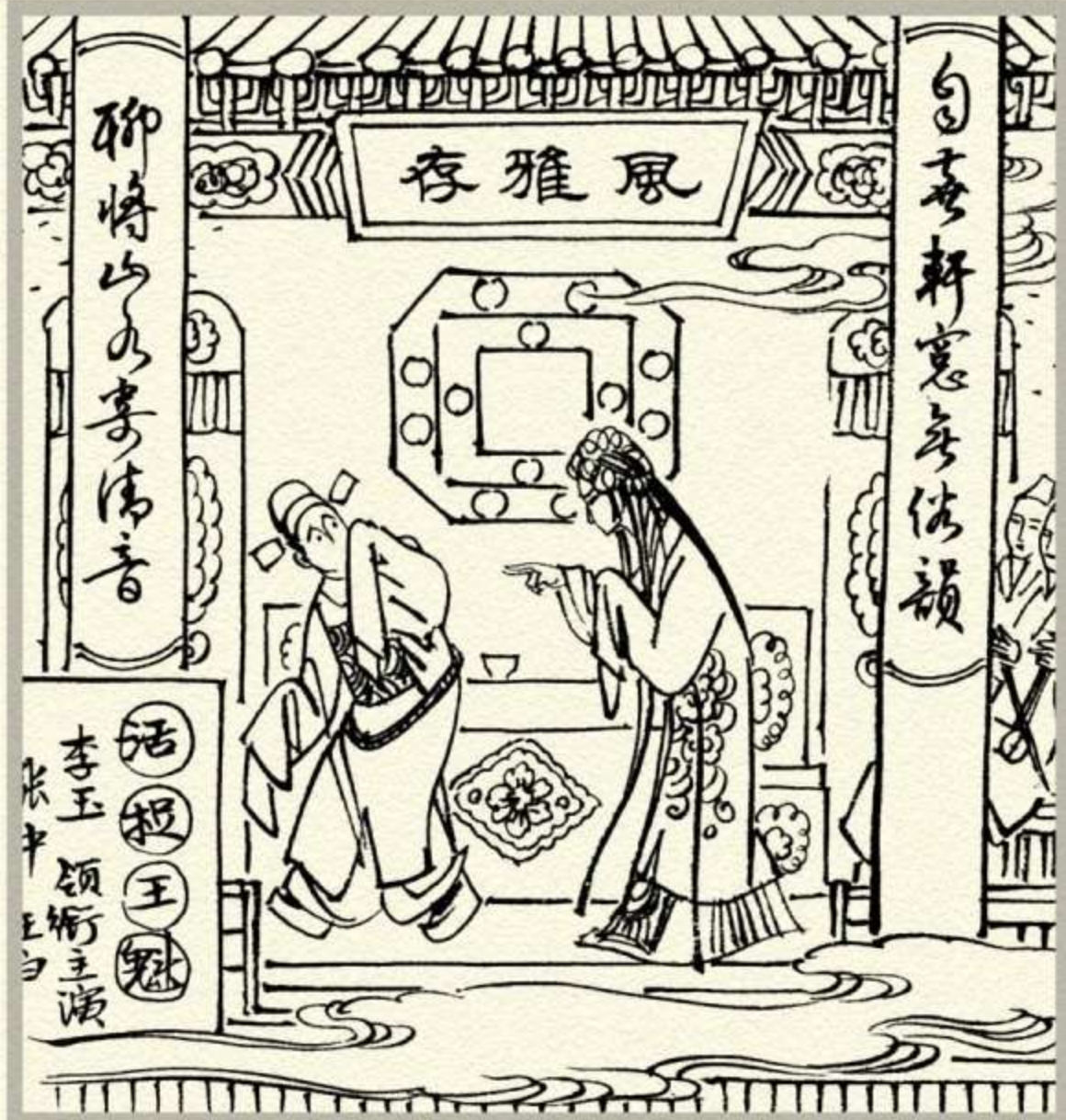
李玉开始登台，只演一些旦行的零碎角色。但不管他演的是丫环或是村娃，一出台观众就喝彩，说他演得活。



孙淳见李玉有出息，将来是个红角，能赚大钱，为了早演正角戏，就另聘了两名教师，单独教李玉。没有半年，李玉便学会二十多出戏了。



一边学，一边演出，魁德班上座的情况也一天比一天好。李玉扮相好，嗓音甜，表情细微逼真，一出《活捉王魁》就轰动了青州城。



住在诸葛城的方雪斋，已听说青州魁德班出了新角，想去看又没空。时至年关，就派管家去青州约魁德班明年正月十五在他家演一场。



年前，方雪斋就发出请帖，遍邀诸葛城名流学士，届时赏灯观剧，饮酒赋诗，评定伶官甲乙。



正月十五一早，大厅上悬灯结彩，大张筵宴。孙
淳率领全班演员拜见方雪斋。方雪斋一见李玉人貌出
众，大加赞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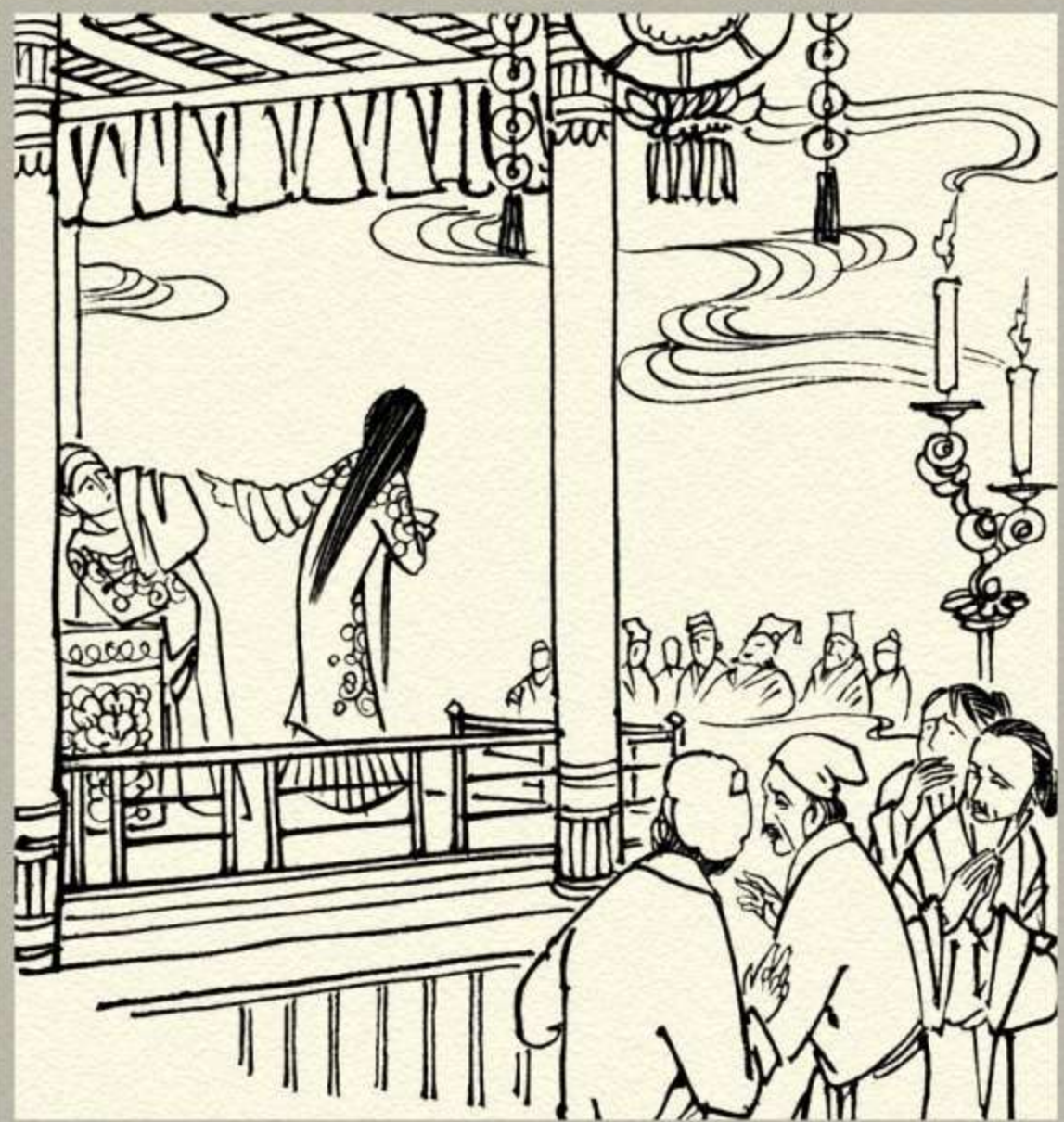
他叫仆人拿出一匹红綾，当场送给李玉，班宾客也乘机奉承方雪斋一番。



方雪斋不顾新岁忌讳，不听别人劝阻，一定要看李玉的《活捉王魁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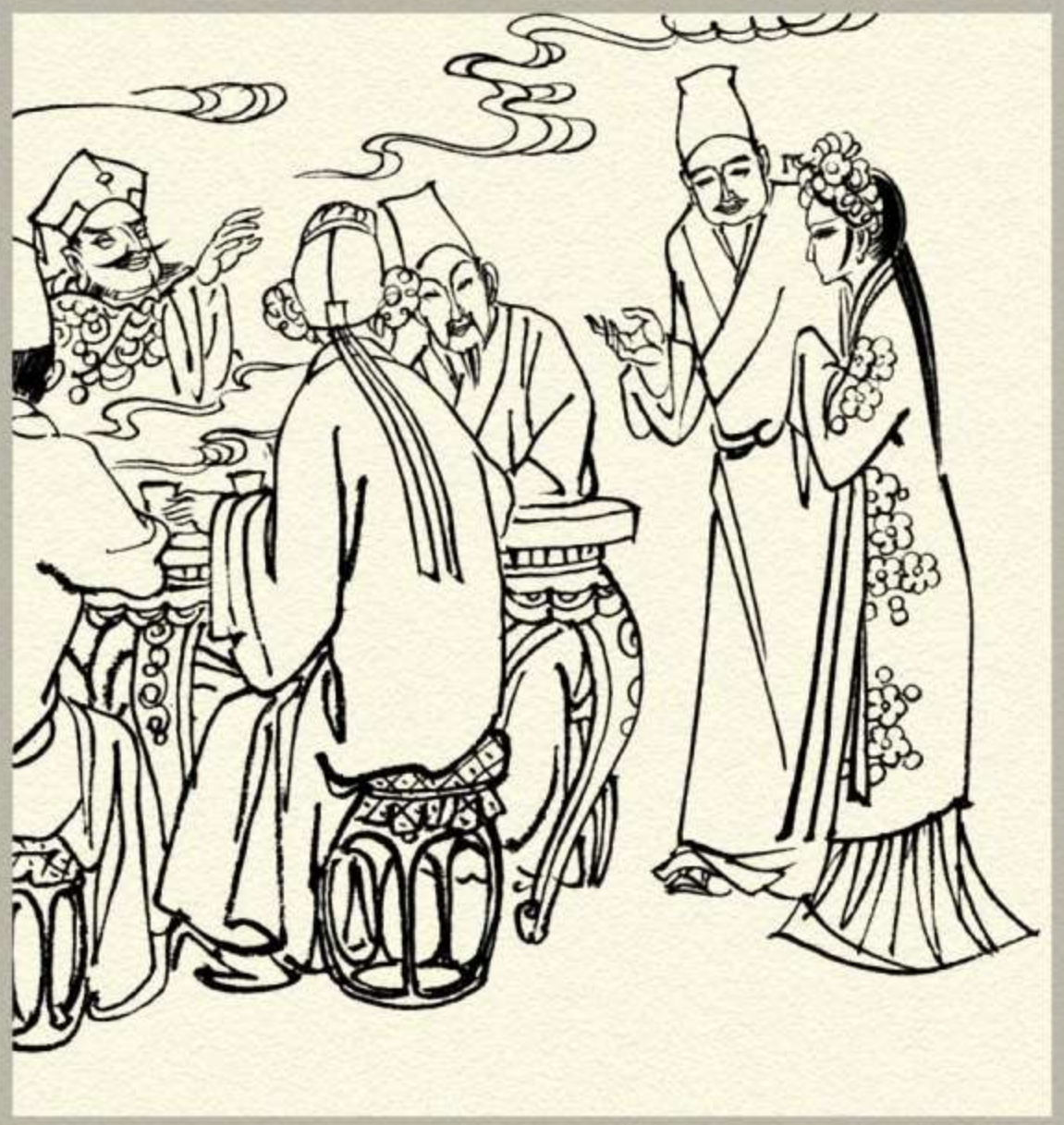
至《活捉王魁》上演时，天色已晚，厅里厅外点了灯。台上鬼影憧憧，阴森凄惨。方家上下人等，都怪老爷不该点这出戏。



然而，方雪斋却被台上的敷桂英夺去了魂魄，兴奋得连连大叫，并传话孙淳，要李玉一下场就带妆前来陪酒。



孙淳不敢得罪方雪斋，只得硬着头皮对李玉说了。
谁知李玉倒不在意，仍是戏里装束，随着孙淳上厅来
陪酒。



方雪斋吩咐，先给全厅宾客敬酒一巡。那款桂英
窈窕体态，娇媚面容，说话举止，使宾客们神夺目眩。



最后来到方雪斋跟前。方雪斋忙叫人在他身边设了一个座儿，叫李玉坐下，陪他吃酒取乐。



李玉表示很顺从的样子，坐下后就殷勤劝酒。方雪斋乐滋滋地喝下一杯、两杯、五杯、十杯……他渐渐地醉了。



突然，李玉站起身，由怀中抽出一把匕首，直刺方雪斋胸膛，一连十几刀。方雪斋胸膛迸血，倒在椅子上不动了。



一时，全厅上下人等惊骇混乱。李玉却从容地登上桌子，大声说：「你们不要惊慌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方雪斋与我有杀父之仇，今日我已手刃仇人，告慰先人于地下了！」



至此，方家人才明白过来，急呼恶仆上厅捉拿凶手。未等恶仆逼近，李玉手持匕首，在自己的脖颈间一抹，顿时碧血溅向全厅。



消息传出，全城震惊。诸葛城知县陈大人连夜出衙，亲自查勘凶杀现场。随后青州府也派了官员协助审理此案。



孙淳被传讯时，早吓得屁滚尿流，只得据实回话：
「这李玉，小人实不知来历，自投戏班，前后也就半
年光景……」



这时，验吏从李玉身上检出一张纸，忙呈给陈知县。上写两行大字：「我乃商士肅之女三官是也。手刃仇敌，欢乐归阴。」字是用画眉笔写的。



这时，郭妈找来老货郎。老货郎仔细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义子，不禁失声痛哭。陈知县问他为什么哭，老货郎就一五一十说了经过。



商臣、商礼被传来认尸，看时果然是妹子三官，也是大放悲声。陈知县问他们，何时走失妹子，他们据实说了，又传讯了商家四邻，都具结作证。



方家状告商臣兄弟，唆使三官行刺。州县官吏因方雪斋已死，无意再作偏袒，就据实了结此案：商三官行刺与其兄无干，诉状驳回，晓谕两家勿再生端结仇。



老货郎挑担上街，走一处，讲一处，把个商三官替父报仇的故事，传遍青州。文人们还写了诗，说商三官是女豫让。





商三官

聊齋誌異 收藏本 中

原著：蒲松齡

改编：刘 见

绘画：吴大成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76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